

新绛窑头村发现盛唐彩绘陶俑



▲1.志盖 2.志石
▲彩绘陶俑

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近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考古成果,考古人员在新绛县龙兴镇窑头村西北清理出从汉代至清代的古墓葬72座,出土各类随葬品350余件(组)。其中一座唐代墓葬出土大量制作精美、色彩鲜艳的陶俑,墓主人可能是有官品等级的官吏,或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平民,为研究晋南地区唐代社会风貌提供了实物资料。

据了解,M67号唐代墓葬形制独特,为阶梯墓道土洞墓,结构保存完整。墓中出土了各类随葬器物94件,包括陶罐、陶盖、彩绘陶俑、彩绘陶马、彩绘骆驼、天王俑、镇墓兽以及鎏金铜器、墓志等。墓葬整体方向210°,由

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组成。墓道为长方形阶梯状,设15级台阶,长8.5米、宽0.7米、深5.1米;墓门为拱形顶,封门砖以条砖侧“人”字形斜插封堵六层后平砌一层又竖砌一层,共八层;墓室呈长方形拱形顶,北壁设有长方形壁龛,墓室内发现3具散乱人骨,木棺葬具腐朽严重。

该墓出土陶器中,彩绘陶俑、陶马、陶骆驼、镇墓兽、天王俑等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彩绘牵引俑姿态传神,天王俑身披明光铠甲气势威严,陶马与陶骆驼造型写实,生动再现了盛唐时期的社会风貌与工艺水平。另有饰有仰莲纹、间隔饰朱色宽带状纹的陶罐,纹饰精美,极具时代特色。

铜器以鎏金铜泡钉和五瓣花形鎏金铜饰件为主,工艺考究,彰显墓主身份地位。同时,墓中出土一合两方石质墓志,志盖叠顶形制,双线界格内黑彩篆书“傅君墓志”,志文为白彩行书,虽字迹脱落严重难以辨识,但为探寻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线索。

考古专家结合墓葬形制与出土器物特征判定,对研究后判定,M67的年代或为晚于义兴唐墓的746年的盛唐时期。从墓葬规格与随葬品规模来看,墓主人大概率为有一定官品等级的官吏,或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百姓。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运城地区唐代墓葬的考古资料,对于深入研究晋南地区盛唐

时期的丧葬制度、社会等级结构以及文化艺术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019年5月中旬至10月,运城市考古队先后四次对新绛县委党校新校区建设用地区进行了前期考古勘探,共勘探出汉代至明清时期古墓葬72座。2020年3月至8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运城市文物保护单位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新绛县委党校新校区建设项目占地范围内的古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此次发掘清理墓葬72座,其中汉墓4座,唐墓3座,宋金墓17座,明清墓48座。其中唐代M67墓葬形制完整、随葬品丰富。

本组图片源自“运城文物”公众号



▲彩绘天王俑



▲彩绘陶骆驼



3月31日,闻喜县苗圃社区在黄花岭烈士陵园举办“清明祭英烈,笔墨颂忠魂”清明祭扫主题活动。

苗圃社区工作人员和书法爱好者以祭扫、默哀、书画寄情等庄重仪式,缅怀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追思他们的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先烈的敬仰与缅怀。

吴娜 温徐旺 摄

本版责编 游映霞
校对 李楠
美编 肖秉阳

河东裴氏与西域：千年世家的边疆传奇

■裴建民 裴建文

河东裴氏是中古时期华夏最负盛名的世家大族之一,自东汉发迹,经魏晋南北朝的积淀,至隋唐达到鼎盛,“将相接武、公侯一门”的盛况,绵延了数百年家族史。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西域始终是裴氏家族行使命的重要舞台——从边疆经略的肇始,到戍边卫国的征战,从商贸互通的牵线,到文化交融的推动,一代代表氏先贤踏上西域大地,将家族荣耀与国家边疆安宁紧密相连,以“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家风,在中原与西域交流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裴氏与西域的渊源,最早可上溯至东汉。这一时期,裴遵与裴岑两位先贤相继驻守边疆、经略西域,不仅开启了家族与西域的千年羁绊,更以躬身实干,书写了裴氏守护边疆的早期篇章。

裴遵是河东裴氏涉足西域事务的早期先贤,汉光武帝时期,出任敦煌太守。敦煌作为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是守护丝绸之路之关键节点,虽属河西之地,却直接承担着经略西域、安抚边民的重任。彼时西域局势初定,裴遵在任期间,整顿边疆吏治,安抚各族百姓,着力加强敦煌与西域诸国的联系,保障丝绸之路东段畅通无阻,为中原与西域的商贸往来、文化交流扫清了障碍,也为后来裴岑定西域边患筑牢了根基。裴遵的玄孙裴茂后来官至郡守尚书,其后代多在西凉为官,逐渐形成河东裴氏西眷房,可见裴遵扎根边疆、经略西域的经历,也为家族后续与西域的深厚联系埋下了伏笔。

裴遵之后,东汉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裴岑接任敦煌太守,接续先贤戍边使命。当时,北匈奴呼衍王部在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一带频繁袭扰,不仅威胁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要道,更对河西四郡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边疆百姓深受其害。为平定边患、安定西域,裴岑亲自率领敦煌郡兵三千人出征,在蒲类海与呼衍王部展开激战,最终大破敌军,诛灭呼衍王及其部众,彻底解除了北匈奴对西域和河西四郡的威胁,让边疆恢复安宁,丝绸之路再度畅通。战后,将士们为纪念他的战功,在西域立碑纪功,即《裴岑纪功碑》。该碑现存于新疆博物馆,碑文详细记载了此次战事,虽未被《汉书》等正史收录,却填补了汉代西域历史记载的空白,是汉朝有效管辖西域的重要实物证据,其碑文字体由篆入隶,亦是

中国书法史上的珍贵遗存。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岁月沉淀,河东裴氏不断发展壮大,至隋唐时期步入鼎盛,与西域的联系也更为紧密。这一时期,裴氏家族涌现出裴矩、裴行俭等多位经略西域、戍守边疆的杰出人物,他们传承先辈初心,推动中原与西域的交流达到新的高度。

隋唐时期,裴矩是裴氏家族经略西域的标志性人物。裴矩(547年—627年),字弘大,河东闻喜人,出身河东裴氏西眷房,历经北齐、北周、隋、唐四朝,是当时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战略家与地理学家。他一生功绩卓著,其中最受称道的,便是为隋炀帝经略西域,为中原与西域的联结搭建了坚实桥梁。

大业年间,西域诸国纷纷前往张掖与中原通商,裴矩奉命监管互市。他洞察到隋炀帝拓展疆土、联通西域的意图,便主动走访西域各国,详细记录当地的风俗、山川、物产与交通,耗时数年编撰成《西域图记》三卷,为中原了解西域提供了珍贵的文献参考。这部著作既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重要典籍,也是隋炀帝经略西域的重要依据。此后,裴矩积极推动中原与西域的往来,游说铁勒出兵攻打吐谷浑,协助隋朝将吐谷浑原有领土(东西四千里、南北两千里)纳入版图,进一步扩大了中原对西域的影响。他还派遣使者游说高昌王麹伯雅、伊吾吐屯设等人,促成西域二十七国国主在隋炀帝西巡燕山时亲自迎驾,彰显了中原王朝的强盛。此外,裴矩协助薛世雄修筑伊吾城,献反间计分裂突厥,既保障了西域边境的稳定,也为中原与西域的商贸往来扫清了障碍。尽管后世对其“承望风旨,与时消息”的行事风格评价不一,但不可否认,他的经略之举极大地加强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为后世唐朝管辖西域奠定了基础。

若说裴矩为中原与西域的联结肇开了蓝

图,那么唐代裴行俭便是守护这一蓝图、安定边疆的核心人物。裴行俭(619年—682年),字守约,绛州闻喜人,出身河东裴氏中眷房,是唐朝著名的儒将、政治家与书法家。他一生与西域结缘深厚,在西域生活、任职、征战多年,以智慧与勇气守护边疆安宁,以仁心推动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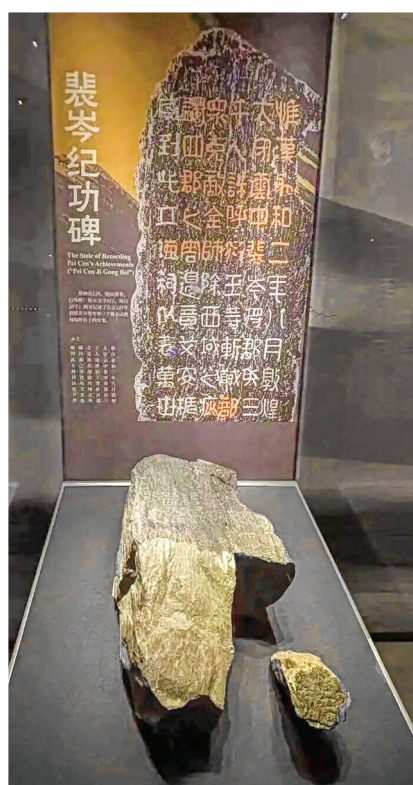
显庆二年(657年),裴行俭因私议高宗废立武后之事,被贬为西州(今新疆吐鲁番)都督府长史,后改任金山(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副都护,麟德二年(665年)升任安西(今新疆库车)都护。在西域任职的七八年间,裴行俭秉持“安抚为先、恩威并施”的原则,重视教化,发展当地经济,促进民族团结,使得西域诸国纷纷倾心归附唐朝。他在西域期间,深入了解当地的地理环境与民族习俗,积累了丰富的边疆治理经验,为后来平定西域叛乱、经略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

调露元年(679年),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与李遮旬引诱附属部落骚乱安西,并与吐蕃结盟,严重威胁西域稳定。朝廷计划派兵征讨,裴行俭却提出“以夷制夷”的策略,借护送波斯王子泥泥师回国之机,途中出奇兵偷袭,不费一兵一卒便擒获阿史那都支与李遮旬,平定了西域叛乱,成功复置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此次军事行动中,裴行俭巧计谋略,以狩猎为名整编队伍、迷惑敌军,尽显卓越军事才能。战后,将士们在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为他立纪功碑,新疆库车出土的裴行俭纪功碑,至今仍镌刻着他平定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的功绩。裴行俭精通书法与兵法,在西域任职期间,他将中原的书法艺术、兵法谋略传入西域,同时吸收西域文化精华,推动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他培养的程务挺、王方翼等名将,后来也成为戍守西域的重要力量,延续着裴氏家族对西域的守护。

除裴矩、裴行俭外,隋唐时期还有多位裴氏先贤在西域留下足迹,传承着家族与西域的深厚情谊。西眷裴氏的裴世清,是隋唐之际的外交家,史载曾出使西域于阗、疏勒、龟兹等国,携带国书与礼品回访诸国,进一步增进了中原与西域的外交联系,于阗遗址出土的“裴”字印玺、外交文书残片,便是他出使西域的实物佐证。据考古发现的唐裴世清墓志记载,裴世清担任安西都护,长期镇守西域,全力保障丝绸之路安全;裴世出任河西节度使,悉心经略河西走廊这一丝路要道,为西域与中原的交通往来保驾护航。中眷裴氏的裴耀卿,虽未直接在西域任职,却通过改革漕运,设置河阴仓、集津仓,保障了丝路物资的顺畅转运,为西域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值得一提的是,唐代裴玢一族的先祖与西域渊源深厚——其五世祖裴训本是西域疏勒国王,武德年间归附唐朝,被封为天山郡公,此后定居中原,逐渐融入河东裴氏家族,成为中原与西域民族交融的生动见证。裴玢本人虽主要在中原任职,但家族世代扎根西域,后归唐的历程,进一步丰富了裴氏与西域的关联,也彰显了河东裴氏兼容并蓄的世家气度。此外,裴行俭之子裴光庭,也间接参与西域事务,他凭借父亲在西域积累的声望与经验,协助朝廷制定西域安抚策略,延续了裴氏家族对西域治理的影响。

裴氏与西域的关联,早已超越个人仕宦得失,深深融入家族家风与国家使命。从东汉裴遵、裴岑戍守边疆、筑牢根基,到隋唐裴矩、裴行俭经略西域、深化交融,再到裴世清、裴世等先贤持续发力,无论是安西都护的长期镇守,还是外交使者的往来沟通,一代代表氏先贤以西域为舞台,用智慧、勇气与担当,守护着国家边疆安宁,促进着中原与西域的商贸互通、文化交融。他们的事迹,既彰显了河东裴氏“文武兼备、家国天下”的家族精神,也成为华夏民族与西域各民族交流融合的珍贵历史见证。

千年岁月流转,河东裴氏的荣耀早已融入华夏文明的血脉,他们在西域大地上留下的足迹,成为中原与西域深厚情谊的永恒印记。一代代表氏先贤以一生践行家国使命,将家族命运与国家边疆发展紧密相连,他们的传奇故事,永远镌刻在华夏历史长河中,成为后世敬仰的精神丰碑。



裴岑纪功碑(资料图片)

清明教人更懂爱

■梁冬

中华民族历来有着浓厚的家庭观念,尤其重视家族、祖先。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并没有形成绝对意义的宗教信仰,更多时候是对祖先亡灵的尊崇追念,有一种返本归宗的意识。在清明节祭扫祖先,便是人们对逝去长辈表达缅怀与敬意的特殊方式。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早就说过:“血缘通过善意与关爱让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具有同一家庭的传统、同一家族祭祀的仪式、同一祖传的墓地,是非常重要的。”

清明不乏浪漫的色彩。你看男女结伴踏青,携手而行;女子手执桃花,男子驻足拍照,男子张开双手,女子含笑摄影。那份潇洒超脱,令人向往。古时,清明还有“牵钩”活动,现在叫拔河运动。比赛以一面大旗为界,号令一响,双方各自用力拉绳,鼓乐齐鸣,双方助威呐喊,非常热闹。人们还会放风筝,在热情奔跑中放飞心愿,民间还有放风筝可以放走晦气的说法。迎着春风荡着秋千翩翩飞舞,则可倾泄孩子们心中的快乐。清明是杨柳发芽的时间,人们踏青时顺手折下几枝柳条,拿在手中把玩,可以编成帽子戴在头上,也可以插在门楣屋檐下。民间谚语便有“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之说。

清明也意味着深深的忧伤。清明最早是一种节气的名称,其变成纪念祖先的节日与寒食节有关。祭扫坟墓,也逐渐成为清明节主要内容。古人向来重视祭祀祖先,上古时期,家中有人去世,只挖墓坑安葬,不筑坟丘标志,祭祀活动多在宗庙进行。后来,人们在墓坑上筑起坟丘,将祭祖仪式移至墓地,先人的安息之所便有了相应的依托。清明祭扫未必一定在清明当天,民间素有“前三后四”之说,就是说清明前三天、后四天都可祭扫。清明上坟祭扫,包括挂纸、烧钱、上香、供三牲熟食、宣读祭文、修整坟墓等。在雨水到来前的春季,人们借清明祭祀的时机,对坟墓进行清理,既守护了先人遗骸,又表达了后代的孝心。

清明也是文人墨客诗兴大发的时刻。迎春花率先一花独放,接着桃花、杏花、梨花漫山遍野,把大地装扮得分外妖娆,桃粉梨白,伴随着春风细雨纷纷洒洒,而描写清明的佳句枚不胜数。杜甫的“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的明艳;王维诗句“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的洒脱;崔护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怅惘。更有唐伯虎《秋千诗》、李清照《点绛唇·蹴罢秋千》把妖娆素女荡秋千描写得淋漓尽致;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清明不好好时节。

二十年前,我们兄弟为去世多年的父母立碑。碑立在坟头,却记在自己的心头。今年清明前,我与三兄相邀回到家乡,来到父母的坟前,用铁锹清理周边的杂草,垫了垫坟头的土,麦苗青青透着旺盛的生机,四野平静寥廓。我们站在父母的坟前,倾诉着衷肠。

河东地域文化纵览

裴氏文化